

易象管窺

易象管窺敘

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言易誠然  
乎哉此渺學之譎詞非邃儒之  
萬論也連山歸藏遐不可攷矣  
文王之彖也周公之爻也孔子  
之翼也詳哉乎其言之也謂不

善易可乎願易難言之矣其數  
賾而不易窮其象變而不易測  
其理奧而不易窺願有要焉知  
易非卜筮之書而性命之書則  
思過半矣易幸不燔於火則秦  
以為卜筮書也然非尚為卜筮

設也史稱商瞿子木受易于夫子數傳而有施孟梁丘之學去古未遠當不甚謬於聖人而其書逸不傳嗣後贛之林居之傳其說長於災變主於占驗幾為後世奇道囂矣由漢及宋說

易者三慮數百家宋最著者介  
甫有易解子瞻有易傳子厚君  
實有易說麻衣道者有正易心  
法伯恭有古易而要以程朱傳  
義為寂醕學者尊師之立於學  
宮然漢儒詳於數而未明於理

宋儒析於理而猶滯于數

國朝則亦有周易說自易因易

測易說三慮數十家其說人人

殊不知於諸儒先及數聖人精

微之旨何如也廼余友黃懋容

氏端門尚書兼通六籍而猶遽

於易謂易之為書陰陽剛柔之  
理具焉斯理也大而經綸叅贊  
細而食息起居無之非是循之  
則吉悖之則凶仁見謂仁智見  
謂知寧待卜筮哉卜筮特易之  
一事為日用不知者設也故其

說一主於理詞約而意該義析  
而旨明闡程朱未發之蘊以上  
溯義文周孔之奧匪直抒其獨  
得而實窺其大全管窺云者志  
謙也懋容博學宏詞寸不減伯  
仲竟以數竒躋一第然於升沉



顯晦視如浮雲而日以著書為  
樂此其深於進退得喪之理非  
善易者能然乎哉惟善易故善  
言易懋容當必以余為知言

友弟賀燦然伯闇甫謨

易象管窺序

余自高王父以來世受尚書夫  
書以道政事易以道陰陽其分  
業久矣然箕子洪範所陳與易  
相表裏易固政事之原也規政  
立事而不求端于陰陽則輓近

世刑名法家云耳是知不通于  
書者不明于易不通于易者不  
明于書周易尚書其旨一耳余  
季懋容掩關十載晝伏臥思著  
爲一編號曰易象管窺抉精洞  
微田何梁丘幾北面焉季治尚

書稅林稱名家竟以數奇難一  
第不能究其政事之用而精心  
于陰陽剛柔之理季自舞象迄  
今皓首一規一矩率履無咎儻  
亦有深味于學易之言乎季通  
于書而兼明易其餘諸經悉有

發明次第懸書易特其發端云  
爾嚴夫子謂經有五涉其四予  
季蓋不翅過之昔漢高祖之言  
曰始大人常以季治田不如仲  
力今季所就業孰與仲多季所  
輸我者僅一日之榮而竟勝我

以千秋則予無藉季燭火之攻  
而已十舍避之矣予仲懋忠木  
天清暇常肄業及易季一日過  
仲相與譚易仲灑然異之乃勉  
之卒業許爲弁首季之易成而  
仲已岱游微言旣絕季蓋私心

痛焉而以玄晏之業歸之不佞  
昔陸士龍過王輔嗣冢相與論  
易仲嘗有易抄未及殺青而卒  
計今英爽未散九地之下尚自  
研朱顧予西堂之夢無繇及之  
耳執筆潛然蓋不勝人琴之感

云

伯兄正色譏



管窺膚見

一聖人作經將以順性命之理使後世學者由之以成性成身彼卜筮乃易中之一事當亦爲日用不知者設以啓其趨避之門故曰以前民用若論進退存亡之道倏忽變遷與時偕行非心通易道者孰能貞夫一而不失其正哉故易之占乃吾心觀省之占非卜筮占斷之占也孔子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其所學何事其無過豈待卜筮而後知耶或云虞廷枚卜周家定鼎非耶曰帝王大事未嘗不卜然曰朕志先定謀及

乃心則亦以人謀爲主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  
之先見者也豈專主卜筮哉

一易道玄深雖難究竟但卦爻具在聖訓昭然未  
有不可潛心而會悟之者商瞿而下易道多岐  
自王弼疏行文義頗著求其發明切實則莫若  
程朱傳義然亦不能無齟齬處憲豈敢妄立異  
說獲戾先儒惟因傳義以體彖爻象辭之意有  
不相合者則沉潛玩索融會貫通庶幾闡程朱  
未發之蘊不悖義文周孔之旨爾語云以管窺  
天其憲之謂歟

一讀易以觀象玩占爲主然六畫便是象有象斯有占蓋卦體不過陰陽剛柔其剛柔所值吉凶悔吝之理已躍然呈露故繫辭下傳所謂在其中者言象爻變動皆在六畫之中也文王周公恐天下後世莫測義皇之旨故繫彖爻以示人豈樂于多言哉其或有象无占如小畜彖辭坤初六爻辭之類或有占无象如比彖辭乾九三爻辭之類欲人觀象而得其占玩占以合其象耳蓋吾心自有易不明于吾心之易而欲悟文周繫辭之理豈可得哉

一承乘比應乃卦爻中定體說易者以此爲吉凶之斷然有體位同承乘同比應同而吉凶判然不一者蓋剛柔之德或有宜于上而不宜于下宜于下而不宜于上變遷靡定豈可執一論哉故曰上下无常周流六虛又曰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易之象占且无定用况欲拘拘于卜筮之間求其類應是焦京術數之說耳

一易之爲教潔淨精微說易者期於明理而止枝葉繁多義理反晦此編專主析理辭尚簡約卽如陽奇陰偶重乾爲乾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之

類似關訓釋然前人譚者口吻相延不煩重述  
况敢剿襲浮詞撫拾鄙事支離附會以失易簡  
之義乎

一諸儒易說自漢唐註疏宋儒大全而外品類浩  
繁未能盡識惟是守先人笥篋所藏窮年玩味  
稍知梗槩凡與傳義相合者俱置不錄間有創  
出已見義理精徹足爲聖經羽翼者特書姓氏  
以別識之掛漏之罪則莫可逃避矣

一是編始于乙未成于壬寅凡六易藁不佞居常  
蚤起念金剛經終朝則讀周易 先學士兄曰

朝誦經日研易何多岐哉憲曰佛以圓通不着  
爲宗聖以變易不居爲道是不二法門也學士  
曰有所得哉憲曰此管窺末見耳惡乎得雖然  
今之處世者以流通而托之于圓通以變幻而  
托之于變易則于西方北方聖人之道胥失之  
矣是則可懼也學士因欣然首肯欲題其卷曰  
易學會通且曰吾當爲汝序之今業已付剞劂  
氏矣安得學士先生也者爲一言以弁語簡端  
哉

易象管窺目錄

卷之一

乾

坤

卷之二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卷之三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卷之四

謙

豫

隨

蠱

臨

卷之五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卷之六

大畜

頤

大過

習坎

離

卷之七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卷之八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卷之九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卷之十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卷之十一

豐

旅

巽

兌

渙

卷之十二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之十三

繫辭上傳

卷之十四

繫辭下傳

卷之十五

說卦

序卦

雜卦

易象管窺目錄

終

易象管窺卷之一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上經

男承鼎編次

䷀

乾上  
乾下

乾元亨利貞

健而無息之謂乾乾猶言性善元亨利貞猶言  
性之德分之雖四總則一也文王于天之功化  
處識得機緘發用之妙與人心相流通便分作  
四件說如史臣贊堯欽明文思畢竟從勲業上  
看出是皆因用以著體非駕虛鑿空之說也四

德一時都有如人夜氣清明陽剛來復這一點  
念頭洞洞空空便有包含徧覆氣象可以通千  
古可以利百行何等光明正大豈可以漸次言  
哉但天道無心故四德無時不然人心有欲則  
不可無操持培養之功先儒以貞爲元體元爲  
貞用主人心言也若以此論天道則泥矣

初九潛龍勿用

潛藏也龍陽物能變化故取以象乾乾初九乃  
人生而靜的本體猶龍蟄于地勢重陰之下所  
以豫養其飛奮之身厚其力而全其神化也君

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蓋六龍皆聖人潛其真體見飛其時也勿用之心聖人終身不離三之惕上之悔皆勿用也用非聖人之得已也故有確乎不拔之潛斯有聖作物覩之化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者不見而章之見聖人非有心表暴所謂潛德幽光也訓出潛離隱者非以四猶躍在淵也夫龍不在淵則在天在淵潛龍也在天飛龍也田非其所據也特以爲潛德光顯之喻耳蓋在

淵者龍之常在田者聖人之常在上則雲行雨  
施萬國咸寧在下則德博而化天下文明是上  
下者所乘之時而龍德正中則聖人居身之所  
也故曰時舍也聖人德施雖普然道高謗興君  
子樂就小人忌嫉故曰利見大人如舜遇堯禹  
遇舜是已孔子遇非其時便有叔孫之毀向魋  
之元此必日乾夕惕乃得無咎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六龍所乘之位不同要皆潛龍之所變化此爻  
不言象承見龍之文也故九三之乾惕卽九二

之操心慮患處聖人以此爻陽居陽位重剛不  
中故戒懼特嚴惕恐懼也夜無動作止有此心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日乾夕惕乃聖人居易之道有何危地伐木圍  
匡卒何傷于日月乎所謂厲無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以陽居陰處上之下改革之際此出潛離隱之  
時也聖人潛藏其德若將終身雖時之所乘勢  
之所迫猶未敢遽進躍跳也所謂自試也或者  
疑而未定之辭卽或有時而躍猶在于淵耳日



乾夕惕之念敢少懈乎孟子曰人不爲正此  
意苟趨時冒進輕試漫爲能保無咎哉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聖人不出則處龍不飛則潛潛所以飛處所以  
出故在田在淵皆潛也潛以德不潛以迹德盛  
則雖韜光歛華深潛不露而過化存神德施自  
普故曰見龍在田如舜居側陋而玄德升聞也  
然而聖人潛德勿用之心自若也故曰乾惕在  
淵至于九五則德與時乘位在德元飛龍在天  
雲行雨施矣如堯禪舜舜禪禹天下之任實是

退托不得故利見而不利隱又爲天下所利見也然亢則有悔用九而吉乾惕之心豈敢忘乎上九亢龍有悔

剛而居高曰亢上九過中而居六陽之極故其象爲亢龍此益禹戒舜罔遊于逸無若丹朱傲之時也悔而曰有者言亢則有致悔之道能濟之以柔則不亢而悔亡矣此用九之說也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九爲老陽九上無陽六上無位爻之變自上始以漸而進于上數窮則變六爻俱變爲陰故曰

羣龍無首大抵陽剛之性易于驕亢如初不潛而自用三不惕而思危亦是驕亢處惟上剛而居高故獨以亢言耳以天道論如一陽生于子月至午月則一陰生而天無亢陽矣以君道論如堯禪舜舜禪禹則揖遜隆而五無亢君矣至于文王之文明柔順四之在淵也周公赤舄几几三之惕厲也孔子仕止久速初之潛二之見也皆所謂無首也六爻無致凶之道故總以吉繫之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文王彖辭專言乾之四德孔子彖傳兼伏羲畫卦彖見聖人之幽贊乎乾道也元卽是一陽之氣自氣之凝成融徹謂之太和自賦于人物則曰命自一物各具一太極則曰性其實一元也故先儒謂氣曰元氣命曰元命性曰元性萬物資元以始則亨通利遂貞正之理已具故曰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然天能與人物以性

命而裁成輔相必有待于聖人故大明終始以  
下專以伏羲畫卦贊乾而言始卽資始之始終  
則亨利貞之用也因始而知終順時以成畫不  
紊六陽漸進之位序則調變之權在聖人故曰  
乘龍御天謂乘陽氣以行天道也故能使乾道  
所變化者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太和之元氣而  
乾元資始之化成其終矣故曰乃利貞言聖人  
成乾道之利貞也御猶御車之御所謂造化在  
手也非潛見飛躍之謂蓋專主九五一爻言故  
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

行以天體之旋轉言天體陽剛故其行至健而元亨利貞生物不測如磨子轉動不停則磨中所化出者亦不停纔有止息則中星不移四時不定何以成歲而顯生物之功哉人心陽剛原與天同但人心有欲則運行之機不無間斷須要克去己私以復陽剛之本體然這奮迅之志休歇不得纔休歇便汨沒于陰柔故旣曰自疆又曰不息以用也以天自處非止崇效也中庸論至誠無息推而至于悠久無疆便是此天行

健元亨利貞之妙孔子贊堯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而堯之心法曰允執厥中中者剛中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無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此又舉周公所繫六爻之辭以釋之卽小象也陽在下乃復之初爻宜蓄不宜洩德施如虞舜田歷山而耕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未是功業反復道者聖人德施不見而章乃其心善自韜晦退藏于密反而復于潛也或時勢不得

不躍而反復之心不變塞焉如是而進何咎之  
有大人卽九二之大人由田而天大德受命故  
曰造盈不可久窮則必變也天德陽剛也不可  
爲首聖人用九之心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  
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  
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  
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彖傳以天道明乾義此以人道明乾義善卽禮  
義智元在天則爲氣始在天則爲德先故曰長



亨者品物流形則百嘉條鬯故曰嘉會利者物各有宜性命各正則不相乖戾故曰義之和貞者歸根復命堅牢固確故曰事之幹天地萬物咸備于我乃仁本來之體故以仁爲體則一以我體仁猶二惟一則天下歸仁故足以長人仁之有節文處是禮孔子以復禮爲仁體仁則禮無不復而品節文章盡美盡善合者言君子之身禮之所聚也義者心之裁制處物失宜只緣物我異視體仁則物我一體萬物育焉太和盎然于心故足以和義人心多私欲便偏倚捏机

難做事業體仁則心體光明正大確然堅定無  
事不可辦故足以幹事君子指文王謂文王能  
行此四德心與天通實見得乾卦有此德故曰  
乾元亨利貞卽一乾象便見易與天地準處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  
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卽九五中正之德也自古高節獨行之士  
有石隱高隱智隱癡隱知隱非傑癡隱非情石  
隱非道高隱非聖惟聖而隱者若神龍然能潛

能見能上能下出則犖犖處則冥冥不可以形迹拘不可以羅網求初之龍德而隱正此之謂也是故高潔自持不隨時而易守寔勝爲善不炫世以成名山棲谷處而无不適之憂拂行憤口而无孤立之憤行違任我樂以忘憂確乎其不可拔故曰龍德而隱者也樂行憂違卽繫辭樂天知命故不憂之意非用行舍藏也不然是以用舍爲憂樂矣无悶之謂何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夫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

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陽剛之德本是正大又居柔順之位則無過不  
及故曰正中誠是本體邪是客感閑邪卽所以  
存誠也謹行信言皆閑存中着力處謂之曰庸  
聖人豈有驚世駭俗之行渾只是個遜世無悶  
氣象中庸所謂不變塞也者故雖善蓋一世而  
无矜誇之念德博而化恁地有形著動變之功  
也雖未居君位然君人之德不過是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忠信是實心德之基也基址旣立便可日積月累進進不已修辭言忠信也立誠以實心幹實事也此正是進德之業日用常行恁地做去故曰居業然其要在知几至卽大學至善之至旣知得便須固執不使走作故曰至之終則實踐工夫做到至極之處至之則本體昭融故可與研几大學所謂知至意誠也終之則踐履至到

無往非義故可與存義卽孟子所謂集義也論語主忠信徒義崇德與此正相發明三居內卦之上外卦之下故以上下言不驕不憂所謂無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無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恒亦常也無常無恒從或字來欲上而復下將進而復退非以上進爲邪也亦非離羣而索居也進修工夫雖恁地可做无分隱顯但此身一

出則世務之念爲多未免有夾雜不暇檢點處  
故欲及未出時而進修孟子所謂不爲漆雕開  
所謂未信是也可進不進何咎之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  
從其類也

同則合異則離物之情也故鶴鳴子和磁石引  
鐵水性潤下濕者先濡火性炎上燥者先然龍  
興而致雲虎嘯而風生類同則合也是一物各

親一物而已至于聖人作則無一物不利見者  
本乎天者則親于上本乎地者則親于下如鳳  
儀獸舞海晏河清和風慶雲之類各以類應何  
也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  
其類者出乎其類故統乎萬類彖辭之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其斯之謂歟夫子因釋飛龍在天  
之辭而發雲從龍之義遂推類極言之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  
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也高也亢也無位也無民也無輔也悔也位



至于君而極五之上無位貴爲天子而猶欲加之是亢也故此爻專以戒爲君者若旣無位矣又何貴之足云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下降也陽在下以氣言下以心言勿者禁止之辭降伏其心使氣不得逞也舍猶傳舍之舍抱德而野處士人之常故曰時舍德施釋見義此專釋田義事卽進德修業之事見乾惕皆實際

工夫用舍行藏非人可與吉凶悔吝皆由心造  
故要自試以時試非以才試也造釋飛龍物覩  
釋利見所謂首出庶物也上治乘龍御天也窮  
則變變則通曰災見當變也柔以濟剛上治之  
作用天下治萬國咸寧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  
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  
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又申言小象未盡之旨陽氣藏則必伸君子  
處則有出見下而不終于下上治之基也曰施

曰舍主二言文明以天下利見言時釋日夕之義革以重乾相交釋或在之義位乎天德德與位稱故能上治而致咸寧處亢極之時而不知變通是與時俱極所以有悔滿損謙益天道自然之則也用九聖人之善于則天也天則不可見聖人則之乃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專贊乾元之大以申前彖傳而釋統天之意也萬物資始時卽便流形如一陽來復草木便

萌芽于地中由是形著而變變而化性命自然  
各正太和自然保合蓋一元始而亨通而利遂  
而貞正一以貫之不待安排不相假借故曰不  
言所利美利卽亨利貞也大矣哉卽彖傳所謂  
大哉乾元也然獨以利貞爲性情者何蓋天無  
性情以萬物爲性情元始亨通之際物方流形  
形成而後性有所附有性而後有情故以利貞  
爲性情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此就乾道氣機運動而爲元亨利貞處細細想

像許多妙處以形容之非四德外復有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剛是體段堅疆健是運行不息中者剛健之恰好中節處也自中之不偏曰正自中之不雜曰純自中之美善曰粹自中之微妙曰精易之爲道盡于中矣中之爲德盡于時矣故乾卦每以時示人蓋不易者中而所乘者時也時中之道天與聖人一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言聖人以經法天之妙以申彖傳大明終始

萬國咸寧之意乾之爲情純陽至健方其无畫之前隱而未洩及有三畫之後洩而未盡至于二體兼備六爻陳列然後曲盡無遺此卽前章所謂終始時成之說也聖人心與天通造化在手故能乘龍御天以普雲行雨施之澤非徒畫卦以明乾道已也品物流形乃乾道之雲雨天下平治乃聖人之雲雨此天之爲聖人用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專釋潛字成德以在身者言見之行以在事

功者言身方隱處則功不得背時而立道不得  
違勢而彰故行而未成君子之勿用非德之不  
足阻于時也以時而潛則非有意于長往者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  
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辨者何信言謹行閑邪存誠之理也居  
之以寬善世不伐也行之以仁德博而化也與  
中庸擇善固執可相發明此德施文明之本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  
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反復偕時進德修業言惕也而未言當惕之故  
二五爲中三陽居剛位重而不中上不能飛于  
天下不能見于田舍天田皆危地也故當時惕  
以免咎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  
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以剛居柔亦曰重剛者重乾也何以疑天田不  
必疑人則未當疑比五偏君危疑之際敢遽進  
罹咎乎是則可疑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所以生者元氣也元者  
何仁也聖人體仁故與天地合德而明序吉凶  
一以貫之矣先天二句又單言天以包地也先  
天者意之初動未有此事先有此理天爲聖人  
用也旣動卽屬後天旣有此理卽有此事聖人  
配乎天地如伏羲畫卦在象數未形之先是先  
天八卦旣形則理因象顯是後天蓋以兩句明  
聖心之與天爲一非兩事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進退存亡得喪其機相因無常進常存常得之理故不能無亢者時也居亢有道貴于見幾這知几便是大明終始先天弗違之妙易之爲書專示人變易從道避凶趨吉孔子著一知字開學易之門也正者貞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之四德始于元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于正其意深矣

䷁ 坤下  
䷁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說者謂利牝馬之貞或云利之後如牝馬然固  
藏其陰氣于不用以待陽之復始皆非確論蓋  
坤之四德與乾同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始屬氣  
生屬形陽氣一動萬物即萌芽于地中如人心  
一動萬事即發端于胸中不假強合不需時候  
是天地一元但有先後之分耳故乾始而曰品  
物流形是乾之亨即坤之亨也至于性命各正

保合大和則天施地生之化混合無間是乾之利貞卽坤之利貞也但坤主柔順承乾以乾之德爲其德無成有終若曰牝馬之元亨利貞云獨繫貞以包括之耳說卦云乾爲馬本陽物也牝陰類也故曰牝馬之貞見坤之貞順而健以從乾不離乎乾而亦有別于乾也此已盡坤之義而又說君子有攸往乃聖人扶揚抑陰易之本旨也陽者陰之主也先則失所主故迷暗失道後則得所主故无往不利如臣先君婦先夫則危且亂臣從君婦從夫則治且安必然之理

也西南者陰氣初動之方也是時陽氣已藏而坤用事地道代有終之時也故雖六陰漸進而不得之謂亢陽東北者陽氣初動之方也坤已退聽而不管事地道無成之時也則雖失其常類而有乃終之慶得朋喪朋皆坤得主而利之時故總承之曰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乾以陽剛爲主而始物氣無不徧故稱大坤則順承其大而克終其事故稱至合者非以此附

彼之謂天覆地載雖是兩物只是一氣纔始便  
生間不容髮子思所謂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  
不測者是也弘大以乾言含光以坤言蓋始者  
氣生者形氣在內形包外是乾道之弘以坤含  
之故其體蓄藏而積盛此坤之靜翕也乾道之  
大以坤章之故其用虛明而化光此坤之動闢  
也惟順故不專而能含惟含故不見而自章含  
而有光所以咸亨言亨而利貞在其中矣馬陽  
物因論坤道加一牝字以別于乾故云地類惟  
其爲陽而行于地故德合天之無疆也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上是釋卦體之德見坤之合德于乾此是釋卦之用見君子之當合德于坤也君子之行以陽剛爲主而此專以柔順爲利貞者地道也臣道也以陰抗陽故失道以順承健故得常得朋者合羣陰以從陽後代終也喪朋者歛羣陰以避陽无成也自始至終不失其道故曰乃終有慶君子能法其用以攸行所謂柔順利貞而合德

于坤矣故曰應地無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君子所載之物卽地之所載然振河海而不洩載華岳而不重萬物載焉地之常也乃君有涼德則山崩川竭民物疵厲天札之害在所不免則地之載猶有藉于君子者非博厚配地何以載物子思論尊德性而曰敦厚以崇禮則德之本來原厚崇禮所以敦之也蓋禮以制心則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何所不載直內之敬卽是崇禮之制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坤初六在垢爲五月霜降九月相去遠矣然霜陰氣所結陰氣始凝便是霜之胚胎六在下初踐其上故曰履霜六陰以漸而升霜必成冰自然之勢也故曰馴至乾陽主發見潛龍則明其未見坤陰主隱伏履霜則彰其已至見君子進之難而小人進之易聖人垂戒深矣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夫乾其動也直六二何以直哉蓋坤順承天六二柔順中正得坤之本體故其動順乾之直而成之直則自然方正廣大健順相成又何待習之而後利哉彖所謂安貞之吉德合无疆者六二之謂也故曰地道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陰本无美可章而三爲陽位六以陰居之故其象爲含章可貞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蓋以陰含陽乃健順相成之德何事不可做但柔順是

本質雖居剛位而无自專自擅之意故曰以時  
發不躁進也或者无期必之辭无成有終卽地  
道得朋喪朋之義是深明乎坤順之道而有助  
于陽剛者也含弘光大其此爻乎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括結也謂結囊口也陰必得陽而后可以有爲  
六四以陰居陰本非中德又在羣陰之中與陽  
道隔絕當此時唯謹密自守如括囊然慎無發  
露以取罪亦无違道以干譽聶氏曰天下無道  
咎足以召禍而譽尤足以召禍故進不容于朝

退不容于野者皆譽之所致惟景嚮俱幽過譽不著然後可以言括囊之慎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龍之所以爲潛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五君位坤臣道坤六爻皆順承九五故坤五不得爲君位黃地之正色裳下服黃而不裳僭君也裳而匪黃奸臣也黃无外飾裳不上侵其周公文王之臣乎孫碩膚而赤舄几几脫姜里于文明柔順此非元吉之徵乎使外有溫柔謙抑之風內無文明通理之德則亦聲音笑貌之爲

耳何吉之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陽互藏其宅成功者退將來者進當六陰閉  
錮陽道窮而不能達則必爭故豳風二之日鑿  
氷冲冲達微陽也主于戰者陽也故以龍言而  
戰在坤陰之中故以野言其血玄黃者陰之傷  
非陽之傷也氣陽而血陰也陰疑于陽則血亦  
疑于玄故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主龍而言則  
知陽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戒陰也主戰而言

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爲敵戒陽也故堅氷者防龍戰之禍于其始龍戰者著堅氷之禍于其終周公之慮遠矣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坤對待六陽之必變爲陰六陰之必變爲陽此二氣自然之常聖人畫卦之例然說者以九爲老陽是矣以六爲老陰則六之上有八與十非通論也竊謂聖人作易專爲扶陽抑陰于乾則用九極其數以尊陽而戒以有悔吉于无首欲其有常尊也于坤則用六不極其數以寓抑

之之意欲其堅貞柔順以從陽也故曰利永貞  
不然天尊地卑上者乾陽之位而坤陰居之是  
謂疑于陽疑且必戰聖人危之况陰變爲陽是  
臣變爲君妻變爲夫懿莽媯武之禍也豈聖人  
用六利永貞之旨哉象曰以大終也大者陽也  
以者因也從陽而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  
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申釋坤之彖辭坤六爻皆陰至柔也而其作  
用處則剛蓋柔中之剛所謂牝馬之貞也惟其

動剛故其體雖至靜而德之效諸動者形形色色溥博周徧至方也後順得常合德無疆剛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方也天行至健坤道惟順故能承天時行而成其動之剛德之方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積者漸之所累惟積故有餘積是現在的慶殃是未來的積之而善子孫未必賢智猶能仗庇以自全積之而不善子孫未必狂愚或以遺孽



而蒙罪故曰有餘然人但知天災人禍爲殃而不知弑逆之慘在堂廉骨肉之間可畏哉辨者非辨善不善之事辨善不善之几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故曰蚤辨慶殃在已不由外來故冰霜馴致氣化之自然也可順而不可逆不善初萌弑逆之胚胎也宜斷而不宜順曰蓋言順也其旨深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則心無回曲而常貞方則事有區分而皆當  
然義非外也吾心之裁制也君子于未有事時  
主一無適以直其內則本體光明而事物之來  
裁制出焉由是處之各協其宜所謂方外也是  
敬貫動靜義因感生內外夾持放下霎時不得  
更無東西走作處故曰立不孤者合內外以成  
其德非一行一善之謂所謂大也以直以方便  
是習的工夫君子習以學六二之不習故能與  
坤合德也不疑于行卽无不利也乾九二言閑  
邪存誠是從全體上做故其學廣大坤六二言

直內方外是從實地上做故其學綿密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待有終也

楊誠齋曰爲臣之道有美而不能含蘊者矜也有美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有其成功者驕也聖人於此蓋三致意焉弗敢云者有懼心也功成而能懼非禹之不矜伐公之孫碩膚何足以當之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幹旋氣運全賴賢人而括囊自晦則世道孰轉  
移之蓋六四當羣陰之中所居又陰位正天地  
閉塞之時詩所謂靡草不死無木不萎莫赤匪  
狐莫黑匪烏無一可與處者故賢人當高蹈遠  
隱而去或不得已而在位又不能去只索掩口  
結舌以避禍孔子所謂言孫是也故曰蓋言謹  
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  
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者地之中色君子效法于坤故取象于黃理

者關節脉絡也言柔順之德薰蒸透徹無所不通故曰通理此釋黃字義位指六五體對元首言如文王爲西伯統庶國亦有君道然有紂在上天王聖明之意無時敢忘故惟正其位而下體自居此釋裳字義美在其中四句釋元吉義美之至猶子思論闇然而推極于篤恭天下平乃爲日章之至耳六二言直內方外六五言美在其中蓋敬直義方內外夾持正所以執此中而四肢之暢事業之發皆不疑所行之境也故非有六二直內方外之學不足以臻六五黃

中通理之盛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玄黃

十月爲純坤之月六爻皆陰一陽雖生于子而實胚胎于亥陰將退未退陽將進未進故曰疑陽疑陰也聖人慮微陽之不能達而天道不可一日無陽故稱龍于盛陰之時所以扶微陽而爲抑陰之漸也故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與春秋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玄黃雖雜

易象管窺卷之一  
而天地定分終不可易故又終之曰天玄而地  
黃

易象管窺卷之一

終